

络纬秋啼金井阑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8776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587760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
Character:	殷郊 , 姬发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24 Words: 6,974 Chapters: 1/1

络纬秋啼金井阑

by [junshanyue1010](#)

Summary

爱一些鳏夫带娃 又名武王驾崩倒计时
(化身纯爱战士，红白稀释剂☹☹☹我要看xql谈甜甜的恋爱)

长相思，在长安。
络纬秋啼金井阑，
微霜凄凄簟色寒。
.....

01

周天子践位三年秋，大病不起。
汤药一碗碗端进天子寝宫，又一碗碗原封不动端出来。
有宫人看着亦忧亦惧，来报王后邑姜。
容貌清丽的女子坐在王后宝座上头也不抬，只专心手上刺绣。
良久，放下针黹，望了眼跪伏在地上忐忑不安的宫人，叹了口气，道：
“太子还在他四叔那里读书？”
“是。”
“把太子叫回来吧。”
宫人告退，邑姜望向窗外，一只寒蝉贴在窗棂，抖动着薄翼，却再也飞不起来。

02

“殿下，陛下在里面等着你呢。”
沉重的木门被推开，发出“吱呀”一声。夕阳西下，斜晖把门口身量不高的孩童影子拉的老长。
姬诵进了武王寝殿，殿内还未掌灯，笼罩在暮色昏沉之下，晦暗又寂静。

透过层层帘幔，姬诵依稀看见榻上倚着一个人影，那人影远远见了她，动了动，开口道，“诵儿，近前来些。”

姬诵闻言小跑到武王榻前，乖顺的趴下。

“父王。”

借着暮光，武王看清了面前幼童尚未长开，却已显深邃昳丽的五官，抬手抚上稚气未脱的小脸，叹道，

“你和你母亲，长得真像。”

姬诵不懂话里的深意，还以为说孩子像母亲只是一句普通的寒暄，他见父王病容憔悴的脸上逐渐凝聚起浓重的悲伤，便寻了话题想引他开心。

“父王，四叔夸我书读得越来越好了，最近骑马也精进很多，改天父王带我去打猎好不好？”

武王果然笑了笑，拉着他的手，欣慰地道：

“好，诵儿真是好孩子。”

“父王，诵儿还有礼物送给你。”

“哦？”

姬诵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香囊，摊开武王的手，把囊中之物尽数倒出。

是几十粒金黄饱满的麦粒。

“父王，今年的小麦早早收完了，诵儿知道父王很久没出宫了，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农事，所以就替父王取回来一些，父王你看，四叔说今年丰收呢。”

武王轻捻颗颗麦粒，仿佛看见沉甸甸的麦穗，看见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里策马奔腾的人，姬诵两只小手在身前灵动的挥舞着，渐渐就和回忆里的身影相吻合，雪白衣袂随风飘动，他也就闻到了风中传来的阵阵麦香。

武王握紧掌心，颗颗麦粒带来沙沙麻麻的触感，他撑着榻起身，抱住身前的孩子，声音沙哑哽咽。

“谢谢诵儿，诵儿就是上天送给父王最好的礼物”，武王摩挲一会儿姬诵脑后柔软的头发，随后又放开他，望着他的眼睛郑重道，“诵儿，你要记住，父王不在的时候，要听四叔和王后的话，你是大周的太子，不管父王在不在身边，都要做一个好孩子，知道吗？”

姬诵感觉自己幼小的身体被突如其来的迷惘与哀伤包裹住，他对视父王那双不复前些年炯炯有神的眼，还是咽下了诸多疑问，重重地点了下头。

“诵儿明白。”

武王咳嗽两声，又躺了回去，双目微阖。

“好孩子，回去吧，回王后那里去。”

“好，那父王好好休息，诵儿明天还来看你。”

武王朝他点头微笑，神色有些疲倦，看着他行礼告退，直到那一团身影消失在门口。

03

姬诵是周王宫里最幸福的孩子。

武王、邑姜、姬旦、姜太公……王宫里上上下下都对他好的不得了。

他一出生便被立为太子，从小就聪慧可爱，武王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抚养，直到成为周天子后逐渐病重，才转由邑姜照顾起居，姬旦教导读书骑射。

等他慢慢懂事后，却发觉出不对劲来，人们都说他一家和谐美满，可他的父王母后几乎不见面，母亲也并无不满，甚至从来不主动过问父王的事。

有一天他在邑姜宫里吃点心，一番纠结之下终于问出了心中的谜团。

“母亲，父王总是和我说母亲有多么多么好，可他却从来不来这里，父王到底爱不爱母亲呀？”

邑姜笑了笑，不假思索道，“那自然是极爱的。”

姬诵懵懂，但也没再多问，继续做着无忧无虑的大周太子。

因王上病重，寝宫上下格外安静。
夜里更是悄无声息，只听得窗外秋虫“吱吱”啼叫。
姬发咳嗽几声，披衣坐起。
他从傍晚昏睡到此时，无梦，很是酣沉，御医说这是好事。
他却苦笑不以为然。
“果然，你还是不肯入我的梦吗？”
他进来身子愈发沉重，却少眠。是他不愿沉睡，清醒时，满目都是那人在他身边的情形，闭上眼，只剩一片黑暗，他就又见不到他了。
姬发下地，执了烛台走到窗前，去照挂在壁上的宝剑。
他伸手抚过剑上精致的花纹，宝剑已多年未出鞘，却因他勤于擦拭，仍旧黑亮得很。
“我说过，你要是死了，鬼侯剑就归我了。”
姬发望着剑，神色柔情起来，烛光照在他脸上，连鬓角突兀的几根白发，都显得没那么刺目了。
“可现在我也要死了，你说，我应该把它带走，还是留给诵儿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自顾自道：
“这么把好剑，应该留给诵儿的，可是我怎么办，你再没有别的东西留给我了。”
他脸色微滞，良久发出一阵苦笑。
“你好狠心，做了神仙当真就浑忘了前尘往事？”
姬发把烛台放在下边案上，取了剑抱在怀中，喃喃道，“殷郊，我好想你……”
他突然蹲下身，捂紧了剑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“我好想你，你为什么不肯来看我……”
“你为什么留我一个人在世上这么多年……”
“我想见你，求求你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让我死之前再看你一眼……”
秋风起，树声簌簌，窗声振振，伴着秋虫啼鸣，平添凄凉。
烛泪行行滴落，露出更多烛芯，把烛焰拉的老长，焰光随风跳动，瞳瞳影儿打在墙上，张牙舞爪如撕心裂肺的孤魂。

05

西岐连下了好几天大雨，连井水都上涨了许多。
雨过天晴的空气里，弥漫着青草香。
殷郊趴在井边，往里扔了一块石头。
噗通一声，漾起的波纹弄乱了水中倒映的情影。
姬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，跟他咬耳朵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无聊？
殷郊推开他，笑着说没有，姬发又拉过他说，你骗人，无聊就说出来嘛，麦子该收了，我们去城外看看。
说着他就拉着人跑，他们在麦地里策马，殷郊说你慢一点，姬发回身朝他挑眉一笑，说论剑术你第一，但骑射你可比不过我，说完又回正身体向前奔去。
哎呦——姬发听见身后的痛呼赶紧调转马头，却见那人坐在马上朝他慢悠悠晃过来，脸上狡黠地笑着。
姬发也一笑，你又骗我，随后两人又奔腾起来，只是这次姬发跟在他后面，望着他衣摆翻飞。
他们跑累了马，就停下在田垄上休息。
姬发抽了根饱满的麦穗，搓出麦粒，倒在殷郊手上，殷郊新奇的说这种下去明年会长出来吗？
他自豪地说了声“当然”，殷郊用手捏起麦粒拿到半空仔细端详。
他听见他说，那我要把它种下去，倒要看看会不会长出一片。
他向他望去，他眉南面风月无边。
他们在无边无际的麦田里抵死缠绵，随着麦浪翻滚，湿润的泥土粘连在他们相拥的躯体上，他吻他颈间的血线，引得一串令人脸红心跳的呻吟，连夕阳也不忍闻，匆忙就躲进山头。

余晖散去的大地昏暗下来，恰如他逐渐合上眼皮的双眼。
他跌落在无边的黑暗中，殷郊突然没了踪影。
殷郊？殷郊？你去了哪？天黑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
回应他的是呼啸的寒风。
黑暗如波涛汹涌把他吞没，他拼尽全力在水里挣扎，终于潮水退去，他看见殷郊俯身冲他笑。
你吓死我了，殷郊。
殷郊笑着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说，别睡了，母亲今天给我做了好吃的，我给你留了好多，只给你，连表哥都没有。
姬发看着他年轻了好多的面容说，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尝尝呢。
殷郊捏了一块糕喂他，他张开嘴含住，不小心舔到了殷郊的手指，殷郊立马撒开手，面色飞红。
他一边嚼一边赞叹道，真好吃。
那当然了，我母亲做的点心天下第一，殷郊骄傲的挺起胸膛，脸上的红晕还未散去。
姬发看着他这副模样不由得一笑，下一刻他突然噎住，开始猛烈的咳嗽起来，有寒冷的风灌入他喉咙，他听见自己声带嘶哑的振动声。
哎，你慢点吃，我去给你拿点水吧，殷郊说着就跑走了。
他咳得厉害，腾不出空阻拦，好不容易平复过来，一闭上眼，就闻到了风雪的味道。
他从马上坠落，在雪地滚了几圈，周围是熊熊大火，受惊的马蹄声四处纵横，他躲过向他飞来的一箭，捡起地上的弓弦绞杀敌人，随后他磕磕绊绊找到路返回了队伍里，被人拽着跪下。
殷寿提起鞭子要抽他，他心里一点也不怕，他知道这一鞭子是殷郊帮他挡了，回去后他心疼的帮他擦药，殷郊却笑着说没事，一点都不疼。
然而下一瞬鞭子直直抽在他脸上，打得他皮开肉绽。他茫然四顾，殷郊又不知所踪，他焦急地跑进战场仔细寻找，跪在雪地里刨来刨去，一声震耳的嘶鸣声从他头顶传来，他抬头，巨大的马蹄就要踏在他的脸上。
姬发猛然睁眼，一身冷汗，他发现自己卧在冰凉的地上，硌得生疼，怀中犹紧紧抱着鬼侯剑。
天亮了。

06

“吱哟”一声，老宫人推开久未开启的破败木门。
门口被厚厚一层落叶堵住，她费了一番力气，才打开一条缝，勉强挤进去。
眼前是一座不算大，却空旷的院子，院里只一间小屋，一颗高大的梧桐古树，一口石井。
秋风萧瑟，枯叶哗哗落下，少许飘入井中，更多融入满地枯黄堆积。
这里落锁多年，庭中早已芜秽丛生，王上却突然命她来打扫。
她是办老了事的人，从不多言多问，凡事只凭吩咐。
她知道以前这里住过一个人，因她沉默寡言，王上放心，常遣她来送东西。
她虽总是低头不敢多看一眼，但一来二去也难免见到了这院落主人的真容。
那人是个男子，生得高大却清瘦，眉眼甚是好看，深邃又秾丽，总是一身宽松的广袖白裳，披散着一头墨发，额前勒着缀饰。她还隐约看到过，那人颈间有细细一圈血色的线，似是疤痕。
老宫人执起扫帚仔细清扫起沉积多年的落叶，遇到砖石缝里的杂草，便停下连根拔起，带出一串湿润的泥土。
她突然想起多年前王室的一个秘闻。
传闻太子诵，诞生在这里，而非王后邑姜寝宫。
那时候宫里还流传着一段王上的风流秘辛。
说是伐商时，有神女降临襄助武王，神女与武王互生情愫，曾夜入武王梦中与他春风一度，这一夕之欢便有了身孕，后来神女香消玉殒，落入武王怀里化作一只玄鸟，玄鸟翩翩而飞回归了仙界，只留下一个婴儿，就是太子诵。

这故事传的绘声绘色，她本来是不信的，这院子的主人虽说确有仙人之姿，但毕竟是一男子，听说还是前朝太子，与武王有旧谊，后来此人助武王伐纣，战死沙场。她一直暗暗以为，王上封锁此地，是怕怀念故人，触景伤情。

那流言最终传到了王上王后耳中，王上震怒，严惩了惹是生非的几个宫人，王后又传了一千从犯来宫中训示，自此流言戛然而止，满宫都像不曾有过此事般，只赞王上威严果决，王后治内有度。

如今王上病危，早不理事，竟忽然只秘传了她一人来此打扫，她不由得想起这桩陈年旧事，隐隐觉得当时或许并非空穴来风，脑海中仔细搜刮着记忆的细节，她突然记起——当年王上遣她来送衣裳时，那衣裳似乎越来越宽大，还有屋里那人起初还会到院门口取物，后来每每去时，便一直卧在床上，帘子放下，腹部盖着薄毯，她还总能在屋里闻到浓浓的药味。

而那前朝太子死后没多久这里就落了锁，那时太子诵才一个多月。

她不敢再往下深想，加快了手中的动作，一心只想完成王命，等到院子里恢复如旧，便带着东西掩上门悄声离去。

07

姬诵又来探望他了。

小孩子长得真快，一天一个模样。

诵儿是个好孩子，眼神明亮澄澈，和那人一模一样。

可惜他太小，他还读不懂他的父亲有多爱他。

这个孩子是殷郊给他留在尘世唯一的慰藉。

他爱诵儿，从他还未出生开始。

那时他常伏在殷郊腹间听胎动的声音，偶有声响，他便欣喜若狂，抬头与低首看他的人对视，殷郊神色既柔和又羞涩，眉目间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淡淡忧伤。

他对他说，“我们的孩子会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，我要教他骑马射箭，你来教他剑术，等他大一些就带他去麦地里玩，要让他体恤生民，做像你一样好的太子。”

殷郊但笑不语。

然后殷郊就不见了，留下一个孩子在他怀中。

殿外雷声震震，风雨交加，婴孩在他怀中啼哭不已。

殿内漆黑一片，电闪雷鸣时分，照见他满脸的泪。

他不出声，却哭得比孩子汹涌。

他轻轻摇晃孩子，舀了一勺碗里的米糊哄喂。

孩子哭闹不肯喝，他在找母亲的乳房，他耸着鼻子嗅闻，却寻不见母亲留在这世间的一丝气息。

红尘不堪恋，儿啼不归家。

他闭上眼，悲痛滴落在孩子的脸上，他如麻的脑中嗡然，他听见一道声音。

“姬发，你若是爱我，就善待我们的孩子，不要让他像我一样。”

最后一夜，殷郊抱着孩子站在梧桐树下，月光落在他翩翩白衣上，圣洁清寂，他几乎以为他下一瞬就要化羽而去。

他凝望他，眸色里的爱与忧随着月光把他紧紧缠绕，像十亿个宇宙陨落那样漫长的寂灭中，姬发听见他说了这句话。

姬发抱紧怀里的孩子，哽声说：

“诵儿不哭，你是被父亲母亲爱着的孩子。”

他对婴孩说，你的母亲是天上的神仙，他降临在人世，在无垠的金黄麦浪中孕育了你，你还是萌芽时就经过刀兵的洗礼，你还在胎中时便往返过遥远的昆仑圣地，你注定聪慧敏锐，勇毅过人。

他说，你降生时天降祥瑞，你是大周最尊贵的太子，父亲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你将带着我们的爱度过美好的一生。

风雨敲窗如战鼓擂擂，他耳畔传来乌泱泱的战场厮杀声。

西岐诱敌深入，闻仲率商军主力逼近镐京，离都城不过三十里远。

那时殷郊刚刚诞下姬诵，只来得及给孩子喂过几天奶，就又匆匆上了战场。
他说，姬发，这一战是扭转战局的关键，我得去。
姬发默然，他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可他阻止不了他。
他以自己为阵眼，在无数道强劲的法力对冲中被擎到半空，血雨从他口中喷涌而出。
法阵既成，那人如残破的纸鸢自空中无声坠落，白衣纷乱。
姬发像蹬了哪吒的风火轮，飞过去把人接在怀里。
鲜血染红了大半白袍，殷郊却勉强努起嘴角朝他笑，笑得释然。
他解下腰间的玉环，郑重地放在殷郊手上。
殷郊却推还给他，淡淡一笑，道，姬发，凡俗中物，我带不走的。
他紧紧搂住怀里破碎的人，与他面颊相贴，蹭了一脸的血，他不说话，只是流泪。
怀里人望着他，眼里的柔情逐渐凝固。
倏尔，怀中的人肉身渐渐消散，化作淡淡金芒，一只玄鸟从他怀里飞出，遁入茫茫无际的九天苍穹。
他伸出手，什么也没抓住。
旷野的风吹走血腥与尸腐，他躺在地上，如散落的一具具尸体，青草没过他的身体，他闭上眼睛，泪水冲刷掉脸上的血迹，滑落泥土中。
这一战杀死了闻仲，殷商从此一蹶不振，连连败退。
他率军一路攻上朝歌，诛杀殷寿，在殷商旗帜的倒落中，他成为了山呼万岁的新一任天下共主。
年轻天子低首，见黼黻焕彩，心里那抹纯白的影子翻涌起来。
恍惚间病气爬上他曾经意气风发的面容，再抬首时霜雪已堆聚满鬓。
他掷了药碗，药汤渗入地缝，徒留淡淡药香氤氲上升，他倒在榻上，任病气侵蚀他的骨骼，病痛与心痛在他身体里流窜争执。
他没喝药，却苦得满眼泪水。
若教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。

08

秋色渐浓，天子的病愈发沉重，竟至连日不起。
宫中人心惶惶，一日午后，天子清醒，着朝服冠冕召姜太公、叔旦、王后、太子来见。
邑姜穿戴整齐王后制服，神情端肃，往天子寝宫赶去。
到了宫门口，见姜太公、姬旦已经出来，站在一旁一个唉声叹气，一个无言抹泪。
太公看见她，挥挥手示意她入内，她点头致意，随后踏入内。
殿内服侍宫人都被遣退，惟天子一人于榻边正襟危坐，但已是勉力支撑的模样。
她恭顺下拜，向天子见礼。
“陛下。”
“免礼。”
武王摆手，咳了一阵后缓缓开口，声音诚恳又虚弱。
“这么多年，谢谢你，如今我天时将至，还有一事相求。”
邑姜了然，神色平静道：
“陛下不必多言。我为后十载，从无逾矩，更视太子如己出。今后亦如此。新朝初定，内忧外患不止，我愿与叔旦共佐幼主，分忧国事，严管内廷，安守本分，不涉外政，以期大周国祚绵长。”
武王沉默，良久道了声，“对不起”。
“如何能怨陛下，我与王两相无意，共囚于天命，各司其职而已。”
邑姜神情有一丝动容，垂眸盯着自己衣上纹绣溢彩，声音如刮过时间的渺远的风。
“我生渭水之畔，幼闻后母辛平鬼方事，心生仰止，愿有朝一日亦能执剑征伐四方。年十五，巫祝谓我有母仪天下之命，时值殷末天谴，考妣令我销锋毁镝，习相夫教子之道，静待天命之人。后太公姜尚收我为义女，配与王。陛下建周，我为王后，安分守己，上下称颂，我自知若有万世之名，惟曰贤德而已。”
武王常于中庭练剑，她每每路过，总凝驻良久，宫人以为王后对王倾慕至极，殊不知，她

看的从来不是人。
非为倾慕，实为羡慕。
武王望着邑姜，无言，好像第一次认真打量她。
“瞧我，和陛下说这些做什么，这话便是不安分了。”
邑姜难为情一笑，自嘲道。
一阵寂静后，她听得璇珠相撞的清脆声。
天子扶榻起身，向她深深一拜。
邑姜鼻头一酸，俯身回礼。
“使不得，陛下好生修养，邑姜告退。”
邑姜出了宫门，姬旦正拉着姬诵的手在一旁等候。
“王嫂。”
“四弟。”

她微微颌首致意，低头看见一脸忧心忡忡的姬诵，一瞬间和记忆深处早已消逝在软红尘里一人的神容重合，她回了神，冲姬诵轻声道，
“诵儿，快去吧。”

09

父王给了他一把剑。
父王说这叫鬼侯剑，是他最心爱之物。
父王又说这剑原先的主人葬在城外向东三十里处，让他每年生辰这天要去祭拜，风雨无阻。
父王还解下腰间佩戴了多年的玉环，小心翼翼绑在剑上，告诉他这环与剑以后永远都不可分开。
父王说完这一通话，猛咳了一阵，平复后就静静看着他，眼里的悲伤汹涌的溢出来，快要把他淹没。
姬诵莫名觉得父王的眼神是在透过他看另一个人，是谁呢？他想不出个头绪，他只隐约感到父王好像要离开他了。
他开始无声大哭，泪珠滴答滴答的掉。
父王也抱住他哭，却哽着声叫他别哭：
“诵儿不哭，你是被父亲母亲爱着的孩子。”
他抱着剑出了门，娇小的身躯走进夕阳里。
他感到自己似乎陷入温暖柔软的怀抱，他越搂紧鬼侯剑，那感觉就越明显。
他在空旷的宫殿前跌跌撞撞地奔跑，却似乎有一股力量稳稳的扶着他，不叫他摔倒。
他越跑越快，却没有气喘，脚下飘然，迎面一阵不同于深秋凄寒的温润的风环绕着他，他觉得自己飞起来。
他闻到风里有城外麦田的香气，他听到风中有战马的嘶鸣声。
风把他缠绕裹挟，他蜷缩如婴孩，回归到五感未开的混沌中去。
他仿佛听见四方寂静中天边传来的神音，空灵又肃穆，而他在一片漆黑里被温暖的羊水包裹，沉沉酣睡。
五色光芒闪过，他从一处粘腻湿滑处滑落，血腥萦绕在他幼嫩的鼻腔，他睁眼，天光乍现，他听见自己的啼哭。
他降生了。
他抱紧了剑，同时被抱紧。

10

夤夜无风无月，然露重霜浓，寒气渗入骨髓。
姬发拖着病体，摸进尘封已久的院落。
那时他把他藏在这里，他们在夜里缠绵低语，他们在树下饮酒赏月，追忆年少，而今只闻虫声悠扬。

他走向那口井，摸上井沿，朝内看去，却没有看到深不见底的幽邃，久无人用，早已干枯，井里蓄满了枯叶。

他伏在井边喘气歇息，他正直壮年，却已如沉沉暮色，枯木秋蝉。

他静默了许久，听血液在身体里静静流淌的声音，叹道，

“殷郊，近来我总觉得你就在身边。”

“殷郊，你若在此，便教秋风扫叶三声可好？”

庭中骤然风起，身后古桐簌簌三下，姬发回身，见纷纷枯叶飘转坠地，他同时落下泪来。

他蹲下来掩面哭泣，却感到被无边的温柔笼罩，他抬头，看到朝思暮想的人站在身前对他微笑，周身一层柔光。

“你，终于肯见我了。”

他不敢相信的双眸颤抖，瘫在井边苦笑。

“殷郊，这么多年，你怎么从不入我的梦？”

殷郊蹲下来看他，面带愁容。

“姬发，我乃太岁星君，临凡，则示灾厄。”

“所以你来接我走了是吗？”

他的眼里闪过惊喜，随后又在对方缓缓摇头中暗淡下来。

殷郊悲伤的说：

“姬发，我带不走你，伐商之事，你以神魂为誓，身后魂消天地。”

他愣住，马上又带着几分慌张与祈求向他询问，

“我闻神仙与天地同寿，沧海桑田，你会不会忘了我？”

殷郊抚上他掺杂了些许霜雪的鬓发，看着他的眼，认真回答道：

“你即天地，俯仰可见，怎会忘却。”

他那深邃的眼瞳温柔又清亮，在姬发心里升起一轮明月，照亮乌黑的夜，驱散彻骨的寒。

“那就好，那就好”，姬发放心的点点头，随即又陷入绝望，声音里的遗恨浸透秋夜。

“只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永远都在，你听——”

姬发听见自己心跳如擂，他深深望着他，恍然间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心跳声。

“姬发，你很久都没有好好睡觉了。”

殷郊握住他的手，柔声说，

“睡吧，我一直在这里。”

姬发苍白憔悴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，头倚在井边，缓缓闭上了眼。

秋虫又开始嘶鸣，在无风的夜里穿透层层宫墙，穿过邈远的旷野，与九千里外的海浪纠缠，带回寒于一万个秋夜的凄怆。

一片枯叶从树梢幽幽飘零，坠入他垂落的掌心。

11

武王崩逝，邑姜携太子诵登位，叔旦辅政。

宗庙里，姬旦、姬诵一干王亲哀痛不止，邑姜跪在一旁，眼中无喜无悲。

“新王年幼，我乃妇人，不懂政务，凡事有劳王叔。”

姬旦抹了眼泪，哽咽道，“王嫂放心，旦愿肝脑涂地，绝不负王兄之命。”

姬诵虽幼，近年却渐知生死之事，扑到她怀里，哭道，“母亲，父王离开了，诵儿只剩母亲了，母亲会不会永远都在？”

邑姜怜爱地擦了擦他脸上的泪水，想了想道：

“当然。”

上有青冥之高天，下有绿水之波澜。

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。

长相思，摧心肝。

昔时横波目，今作流泪泉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